

重磅

打通时间隧道的土拨鼠

——读李邵平散文诗集《不惑之解》

吕宗林

中国出版集团
大中华书局
作品

邵平对散文诗写作情有独钟，像一只勤劳的土拨鼠，不分日夜忘我地、孤独地挖掘着一条诗的隧道，与时空竞赛。也许，这条隧道一生也难以打通，但并不影响他的行动和坚持。拨动着，就有希望；拨动着，就有未来。“来自乡村的兄弟们，将这个可爱的想法延伸。他们一头扎进填海区……像一群悄无声息的土拨鼠，缓缓打通时间隧道。”（《开往春天的地铁》）和所有的南漂者一样，尽管邵平已有了公务员身份和诗人头衔，但他仍然与普通的农民工兄弟一道，融入了这一神奇的土拨鼠行列。《不惑之解》无疑是邵平人生道路中的一个站点，一个新的起点。诗人以执著的热情实践着散文诗创作的高标准——文字的“轻”、阅读的“醒”、生活的“悟”、思想的“沉”。笔者试分析如下：

文字的“轻”。可理解为诗语言的流畅，生活化描写，用词造句的轻盈自如，

恰到好处。记得读邵平第一本散文诗集《一个人的城市》时，我写过一篇《反弹琵琶的流浪歌手》的文章，希望邵平散文诗某些篇章意像的密集度可略微降低，以增强流动性与透明度。读这本诗集，有了新的收获——“那个一心想去流浪的少年，斜跨在铁杆上，面露彷徨。有点痞，有点痞，有点儿怜爱的味道。他耸着双肩，发出口哨。绿色的书包甩开胳膊，较量爬坡的汽车。”《十七》这些场景似曾相识，仿佛我十七岁时有过的遭遇，有点痞，有点无奈，有点忧伤，又有点兴奋。因为经历过，又从诗意图中寻找回来。生活化的语言，少年时的场景，让人好生喜欢。

阅读的“醒”。好的散文诗像一道闪电，惊醒昏昏欲睡的读者。“麻醉的跑车晃出酒吧，刮碰路边假寐的的士。尖锐声划伤街道。车轮并没有降低频率，蒙头撞向黑夜，碾轧左肩膀的落枕。”（《杂夜偶思》）看看，散文诗也可以现场直播一次酒驾事故。而这一幕只是铺垫，诗人所期望的是——“世界不属于城市背后的任何一块石头：它是你的，我的，一句低吟的，一次仰望或转身的，一片悠然而辽远的。”没有酒驾，就没有伤害，即使在黑夜里，诗人也要张着明炯炯的亮眼，为世界预言。《硇洲灯塔》则直接提示——“对于灯塔，生存的内核在于，谁是后来者永远成谜。”这种不可预知的结局，对于诗人和读者，都是一种期待和向往，一种渴望和刺激，一种再创造的可能，因而也具有了永恒的魅力。

生活的“悟”。即是散文诗的哲理思考，或曰哲思美；是作者的灵感花开，诗歌与读者共鸣产生的美学觉悟。这样的篇章当然俯拾皆是了，如《身上铁》：“流动的铁元素，跟随锄头移居城市，黏合成眼前油亮而高大的塑机。沉默是最好的室友。你也是机器，或是被机器操控的室友。”

人。”锄头来到城市，难有用武之地，要么变成机器的一部分，要么无声地消失，现代文明如此“强悍”，你奈它何？如《爱莲说》：“世人漠然的荷池，竟是一个人毕生的西湖！”周敦颐和曾国藩同样被书院的清香所诱惑，同样成为书院的痴迷者、崇拜者和受益者。如《枕下书》：“年少时逞强的谎言，叛逆性逃避，真相至今藏在枕头下面。孩子，等你开启灯为谁捂盖被褥——渍黄的纸条折得方方正正，翻过来就是人生的书签。”明白事理，总要经过无数时光的积淀呵。

思想的“沉”。通俗地说，就是诗歌有正能量有思想性，诗人的忧患意识较强。如《岳屏山》：“我想读出危耸的白塔下，每一块石头，每一棵树的名字。衡阳。小盆地。四处守卫百米高的小山，像一座座密封的碉堡。七十年前的傍晚，两个士兵钻了进去，抬头示意战友砌死顶盖。”这是大战爆发前的一个片断，从容而不可预知。抗战胜利后，在岳屏山山顶建有“衡阳抗战纪念城”纪念碑。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，创造了抗战中以少胜多的经典城市防御战例，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。所以诗人“三十七岁。孑然拾级而上，在抗战纪念碑下，念叨他们的名字。”

邵平以他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，不懈地挖掘着时间的隧道。乡愁着、爱情着、回忆着、意象着，活得有滋有味，写得风生水起，让人羡慕、让人嫉妒。作为老乡，当然为他高兴。邵平的这本诗集中，还延续了他之前就有的散文诗小说写法，如《殇》《筒子楼里的旧时光》《人生不相见》等，有很浓的诗与小说的意味。此外，邵平的叙事性写法也值得称道，既亲切自然又恰到好处。其生活气息浓郁、人间烟火旺盛、诗意图自然，适合于不同层次的读者悦读欣赏。

主打

犀利刀锋上
也能绽放动人玫瑰

雷传桃



最近，一部题为《刀锋玫瑰》的长篇小说公开出版发行之后，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关注。

这是一部题材独特、视角新颖的作品，以抗击非典、汶川大地震、冰灾、奥运等重大事件为时代背景，聚焦某市立人民医院刘绍峰、周济添、何莲、何叶、沈丽丽等一批普通医务人员舍生忘死、救死扶伤的动人故事。其穿插着亲情、友情和爱情的精彩片断，读来让人深感震撼，也觉得十分新颖。

这是一部弘扬主旋律和饱含正能量的作品，塑造了一组新时代医务人员的鲜活群像，从院长到普通护士，都展示了自己独特的一面。这部长篇小说讴歌了他们医者仁心、大爱无疆的奉献精神，在重大灾难面前，医务人员冲锋陷阵，不计个人得失，甚至将生死置之度外。护士何莲在抗震救灾现场英勇牺牲、保护了刘绍峰，是全书的重头戏，由此引发何氏姐妹何叶、何花对刘绍峰的不满，何莲的新婚丈夫周济添对刘绍峰怀有仇恨的心理。最终还是矛盾化解，刘绍峰得到了大家的原谅。在人情与人性之中，真善美的光芒照亮了所有人的心灵。

这是一部颇有深度、多元展现的作品，涉及到了红包、药品回扣、权色和权钱交易、闹事谋利等热门话题。在这部小说中，何花是一个受到感情、事业双重打击的女人，她希望嫁个有钱人，却被某市立人民医院副院长江双练的侄儿欺骗，一无所有回到老家；她希望事业有成，创办了药品器械公司赚了不少钱，却因为要与江双练拼个鱼死网破而濒临倒闭。她的悲剧，来自年轻时的贪慕虚荣，来自对金钱无尽的欲望。在爱情和事业失败之后，她遇到了真爱，刘绍峰的表弟凌志初对她无微不至的关怀，深深地感动了她。她终于明白，守住一份真爱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。

这是一部清新可读、直抒胸臆的作品。整部小说共20多万字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而且语言清新可读、娓娓道来，似乎是作者殷君发先生在绘声绘色地讲述医院内外一群人物的故事。在小说中，有大量的人物对话都源自于心，一些风景描写也切合相关人物的心境，景语中也不乏情语。

殷君发先生现在市中心医院工作，为湖南省医学会第三届医学科普与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。1993年开始业余写作，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的实力派作家。这部由中国博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长篇小说，浓缩了殷君发先生27年工作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，比较全面地展现了普通医务人员的事业、爱情、婚姻等方面的情况，有助于对医务人员良好形象的重塑。

只要有情有爱有智慧，犀利的刀锋上，也能绽放出动人的玫瑰。至于医患矛盾，那是因为缺少理解、沟通不力所导致的，只要像这部作品中的院长及刘绍峰、周济添和沈丽丽这“三剑客”一样，不断地去进行换位思考，医患只会是一家亲，只会是越来越和谐。

《刀锋玫瑰》，会让您从字里行间，收获到不一样的人生感悟和健康谋略。

如何看待王源登上课本？

陈禹潜

近日，有网友在网上发了一张照片，显示少年偶像团体TFBOYS的成员王源，登上了初三政治课本。照片中是一道与王源有关的论述题，题目为：“开放的中国期盼着我”，内容是王源受邀赴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理事会2017青年论坛，就健康、教育、环境保护等议题用英文进行了2分钟的演讲。

一个令人注目的细节是，课本中把王源的身份介绍为“中学学生”与“中国青年代表”。在教育层面，王源是一名中学生，未成年就能参加联合国的青年论坛，自然是优秀的。登上教科书也表明王源的作为被认同，足以成为青少年的榜样。

在社会层面，“中学生”“青年代表”

的身份，是王源作为偶像，在青少年中发挥正面作用的重要标签。根据《中国粉丝追星大数据报告》，在当前追星的粉丝当中，20—29岁年龄段占比最高，达47%，19岁以下的粉丝占了19%；从职业角度看，学生是当仁不让的主力军，以56%的比例遥遥领先。毫不夸张的说，明星们影响的正是中国的未来。

偶像有影响力没错，但怎么使用影

响力是至关重要的，畸形的追星理念只能

让自己和偶像都受到伤害。怎么让自己的粉

丝，尤其是一部分还没有形成成熟价值

观的年轻粉丝理性追星，乃至努力奋发，

学习偶像身上的优点为我所用，才是偶

像们应该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做的。

在王源登上教科书之后，网友纷纷留言称：“真实版的教科书式偶像！”“希望小朋友们都能被好的能量影响”。“教科书式”的偶像不仅要有在所属领域的才能技艺，更为重要的是在价值导向、道德导向乃至审美导向上的正面引领。

中国社科院发布的《社会心态蓝皮书》根据大量问卷调查得出，“90后”青年普遍持有正向、积极的社会价值观，重视集体主义、人文关怀和权利平等。当代偶像也应该是充满了正能量、热心公益、拥有正面价值观的优质偶像。

“教科书式”的偶像，应该是在大众塑造和自我塑造中产生的完美人设，助力青少年们把舵扬帆，为梦想起航。

木，变得不再敏感。

比如在医学上可以用声音给病人止疼，在耳机里模拟战场上轰轰烈烈的厮杀之声，病人在手术时就感觉不到疼痛了。由于网络时代的传播渠道大部敞开，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时进入这个渠道，那么这个渠道内流动的一切也必然是混杂拥挤的，各种声音都会一齐奏响，形成震耳欲聋的态势，使人根本无法冷静和专注。而我们知道，文学艺术的深入交流，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安静和专心。

——张炜说

“段”章取“议”

1. 纯文学从来就是一件皇帝的新衣，大家都这么说，于是也难得有人跳出来揭穿。纯这个词总让我想起工业原料，想起酒精，想起糖精。文学是浑成的，就好像是美酒，就好像是芳香的巧克力，一旦提炼成精，就有些煞风景。喜欢喝酒的人，馋嘴的小孩子，不到迫不得已，怕是不会去品尝酒精和糖精的。

西方的小说也不可能远离通俗，和中国小说如出一辙，西方的小说也是从平民百姓那里诞生出来的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通俗是小说的必然，小

说永远不应该是哲学著作。好小说应该通俗，更应该创新。通俗和创新根本就不矛盾，现在有人常常把两者对立起来，实在是没事找事，吃饱了撑得慌。

——叶兆言说

2. 文学讯息增多了，人们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择。但由于各种讯息过于繁杂，就给人们的梳理和鉴别带来了更多的困难。人对于信息的处理和接受能力是有限度的，一旦超出了这个限度，就会陷入另一种紊乱和麻